



---

最後的一笑

著 韋雨巖

上海

南星書店印行

## 致讀者

親愛的讀者們：這是我貢獻給你們的一點小小的禮物。我雖然自己也知道這本小書，絕沒一些可取的地方，是不足以貢獻給你們的；但我整個的誠摯的心，却分佈在這裏；這或者我可以自慰了！

我不能知道，如果用第三人稱呼你們時，應當用他？或她？同時，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否正在戀愛？希望戀愛？是愛的失敗者？——愛的勝利者，我是不想將這禮物貢獻給他或她的。——請你們都不要嫌這禮物的卑微而接受了罷！

人生如幻夢，這是誰都不能不承認的；愛情是陷人的深阱；失戀的痛苦，更是殺人的毒菌，這也誰都不反對的，——哦！人生既已是幻夢了，更怎能再在夢中去嘗失戀的痛苦呢？失戀的朋友們啊！你們的靈魂受如此的蹂躪，無怪你們，最後的結果，會潰穿到消極的一途上去，不是頹唐地甘願常處於枯寂淒涼之中，不再同異性交接，便是，不擇手段的去毀滅自己的生活，去墮落；甚至是厭世自殺。就是這幾點，它們使我猛烈的感動而便寫成了這書。

親愛的朋友，你們萬一不幸而遇到失戀這事，你們不要傷悲！要把不幸當作你人生應有的成份，點綴，和調劑；如果你一生

的遺際，沒一端不是歡樂，幸福，這會是如何的單調！無味！一  
一要達觀了纔能得到樂趣，死守着失去的愛人而不再另去追求，  
這樣，究竟於實在有何補益，不多是使自己多苦悶煩惱些吧了！  
人們瞭解你時，也祇有憐憫你癡，否則，恐怕反會向你冷笑幾聲  
在現實的世界上，儘有對象給你眷愛。把自己毀滅，戕賊；這毅  
力，勇氣，的確可以佩服；但是你能利用這種勇力去奪回你的愛  
人！或是創造你自己的新生命，去改變一切的人現生活，對於自  
己，對於社會衆人，不是雙方都有益嗎？自殺，自殺不是抵抗，  
是退讓；不是解決，是拋棄。自殺的人，是怯懦者！造物既給予  
了我們這生，那末，我們就應當生得有價值，不辜負你這生！一

一世界，是個永遠繼續着爭鬥的戰場，我們該驅策着我們的生，駕馭着我們的生，絕不退轉回顧的向前衝殺，另外尋覓光明大道，向樂園進發。你失戀了，你不幸了！但你如若還餘留有一口氣，還有一絲力存在，你就還要奮鬥！自殺的是人生的戰場上的逃卒；因奮鬥而被殺的是英雄！失去了愛人就自殺，對於你有利益嗎？這是成全了他人，你簡直無意義的白死！

我已講過，為失戀的朋友們，走到消極的途上去這事激起了我的慨嘆而開始寫這書。親愛的讀者，我的朋友，誰都不能確定，你們是不會遇到這不幸的，朋友，恕我的直言。你們或者是會遇到這不幸的；現在我更虔誠地講：

失去了愛人，你應當努力地奮勇地去把他或她奪回！爲離棄自己的愛人犧牲，這是無價值的，這是無形的被屈伏！如果你不願再去奪回，那末你該另外去追求，不要萎頓。勇敢的人纔能得幸福！假若你已不願再在戀愛中去找美滿，朋友，好！你這時必須要向全人類瞻矚！你不可想自殺！我們在現實的世界上，纔能得到歡欣，光明。死神的宮闕中纔有哀苦，纔有悲愁！你不該單殉身於失去的愛人，你要知道，除他或她外，還有整個的人類，還有無數值得你殉身的東西存在！醒了迷夢吧！你當把愛失去的他或她的心，去愛另外的整個的人類！你該把殉失去的他或她的身軀，去殉更偉大的事業！你須……！

朋友，請你們接受這輕微的禮物中所蘊有的熱忱，攀戀吧！  
朋友，別了！

雨蕓，一九五二，於上海。

經過了一天勞頓，我總算回到故鄉了！這次我雖然離開家到S埠去還沒多久，差不多祇兩星期，然而在一踏到了故鄉的本土時，就想一步就跨到家中，去聽父母的慈愛的慰問，小妹妹的嬌豔可喜的言語，和活潑嘍噍的歌聲。

從輪船的停泊處到我家有一條長長的不很冷落的小街。在因疲憊而慢慢的走的時候，我想到了往常回家時：「母親一定是站在門口，在她那聖母般可親的臉上，滿泛出慈母所特有的和藹



的微笑，望着絡繹走過的從輪船上起來的人中，有沒有他的兒子在着」的那種情形，我便忘掉了我的疲憊，甚至忘掉了我過去的生存中所受到的一切的不幸，苦悶，振起了精神，用了很敏捷的步伐走着，要緊去看見已兩星期沒見的母親了。

果然，我最後必竟仍在她慈祥的氣氛中走進了家。

在我投入了母親的感懣的慰問裏尚沒多久，接連着父親和妹妹也先後的回來了。

充滿了我們所在的小小的一室裏的，全都是歡樂的空氣。——哦！我始終感到家庭的幸福，決非是一切的東西所能比擬的，——或者，除了戀愛——尤其是流浪他鄉受盡了人間的苦痛的人

，初回時所領略到的。

正在我們談笑得高興的當兒，我在無意中抬頭，突然看見我家的門口，聚着很多的「她們」，小孩子當然在那裏面是不會沒有的；這奇詭的情形，在我不會感到驚異，因為在我們那樣的小鎮市上，大半都有這樣的情形，每逢在「她們」的鄰家，有了新到的不論是朋友，親戚，……總是要結了伴去聚集觀看。——他們自然是認識我的；但是我，在我家從鎮的熱鬧的中市間，遷移到了這裏後，在我家祇過了一個月的生活；而且在這一個月中，同她們並沒接近過，所以她們的每一個的臉，在我們記憶中，都沒有留下細微的印象。可是憑了我的揣度，我可以知道她們都

是鄰家的。果然，在這時，母親也在向她們招呼；但是她們却因了這招呼而漸漸的走開去了。兩個，她們中祇有兩個，還沒遠遠的走去，望着我們幾個人談着笑着，——我也不去注意她倆，祇是逗着小妹妹玩。雖說我是並不去注意她倆，我的視線，却不住地去纏繞在她倆的身上；這並不是因她倆每個都怎樣地怎樣地美，所以我沉醉而不自主的要時時去看她倆；至於那確切的緣由，我又不能自知。

她倆，兩個都是十六七歲的姑娘！一個短矮些，一個比較得長些；矮的那個，也已經剪髮，但長的那個，却仍有一個梳得很光潔的髮髻在着；當她轉身的時，我約路的看到。

隔了不多回，我再向門外望時，已不見了那兩位小姑娘；就是她倆的印象，也漸漸的在我眼前由渺茫而成爲泯滅了。——母親也已把燒好了的菜着在一碗碗的般出來了。

被S埠的生硬的飯，冷而無味的菜肴所苦的我，現在見了這熱汽騰騰的菜，更想起了我所嚐過的它的滋味，便引起了肚中的飢餓；因此也忙着去助着母親去搬出碗，箸，和已兩星期沒吃到的白，香，軟，熱的飯來。

雖然，我所吃到的並非所謂「山珍海味」的那樣貴重的菜，可是和在S部所吃到的相比，哦！我覺得它們有無上的美味！

我們四個，儘量地講着我們所談的話；歡樂，也儘量地滲

滿在我們各個的心中；一次晚餐，就在這樣的裏面吃完了。——我們的歡樂，却仍繼續着。

我們圍着桌子坐着，對着燈光言談別後的情形。小妹妹坐在我的膝上，我輕輕地撫摸着她的烏黑柔軟的頭髮；她娓娓的講給我聽我到S埠後的故鄉所新發生的事情，像某人在那天死了，那一家又生了個小孩子，誰家在前幾天結婚，……這一類的話；父親和母親，也笑着附和了她講給我聽。

我們祇不過就是這樣的談着，不意時鐘已很響亮地打出了十下了；這是當然的，在快樂的境遇裏的時間，它是絕不逗留地疾走的。

我的確是感到倦乏了，就是父親他們，也因一天的工作而辛勞了，想得到一個濃睡來休憩。

我睡在牀上，不能立刻就深入夢鄉，但是疲倦終於是疲倦。胡思着，喲！日間所見的那兩位鄰家的小姑娘，這時，又在我腦膜上徘徊了！——其實，我絕不想去思念她們；她們的面貌，並不有怎樣的美；體態也不如何的輕盈苗條；……總之，她們是不能引起我的思念的；但是，我自己都不知如何，竟會想起了她們了。

後來，我幾次的克止我，不要作無謂的思想，終於失敗；最後，到底還是疲憊逼迫着我入睡。

二

在一個奇異的夢中醒來，太陽的光輝從窗中射到我睡牀的帳上已很久。在我牀後的隔開了一牆的小園中的幾株樹上，小鳥的歌聲也已靜寂。這使我知道大約是上午的九時或者是十時了，我便趕緊坐起身來，先披上了外衣，在靠近我頭的桌上拿了枝煙，燃着狂吸。

正在從我口中吐出的煙霧，濃濃地佈滿了臥室而作出被風吹着的纖雲般的搖動的時候，我聽得，在外面有一個我所不認識的人的聲音，在同我的母親談話。本來這是不須我去留心聽的，但那我所不認識的聲音，他是那樣的柔軟，娟美；是一個年輕的姑

娘所有的聲音，我立刻就這樣知道了，同時我也靜靜的噴着煙縷，留心着聽。

可恨的，在我要留心去聽的時候。她們的談話却又停止在空氣中傳佈到我的耳管裏；可是那個我不認識的聲音的餘韻，還在我的腦中浮漾。——就是這緣故，使我廢除了須吸完一枝煙纔下牀的定例般的習慣丟去煙尾下牀了。

我在舀了水洗臉的當兒，母親從外面洗滌完了我換下的髒衣服走進來了。我急於要知道剛纔着的是什麼人，——我的很快就下狀，也就爲這個。——我便裝作了絕不經意的樣兒向母親問。

——我當然急於要問了，但我知道來的一定是那一位鄰家的姑娘



，所以我想很匆急的去問關於一個年輕的姑娘的話，母親或者會細微覺得的有異的，故而我要裝出毫不關心的樣子問：

「方纔來的是誰？」

「沒有誰來過啊！」母親怎樣說。

「怎麼沒有呢？恐怕你又忘了！——在同你講話的，是那個？」

「哦！是的，是對門的宋家的。」

我，照我的心願，我是還沒知道得更更多更詳細一些；就是說，我還想知道她的名兒，但是我沒有連續着再問，因為，因為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啊！

洗完了臉，吃過母親給我預備着的點心後，應酬的去寫報告。幾個友人我不安地到了家了的信。

實在我起身得太晚了，祇寫了短短的幾封信，鐘面的時針，已旋轉到了十二時。

母親預備了中飯，也在門口望着小妹妹從校中回來。

下午，從帶回的網籃中取出了幾本我所愛看的小說；順便又把各種的東西都整理了一下子。

懶懶地坐在椅中，翻着那取出的幾本小說；無意間，在一本書中隔着的一封舊信，很迅速地呈進了我的視線；同時在我的心中不意又激起了淒涼的波浪。

見到這封信，我又要向他詛咒！啣！惡夢，真是一個可怕的惡夢！

這是漱玉給我的一封信，是漱玉在愛我時給我的一封信。其他的往事，在我記憶上都好似輕煙一樣地任它消逝，惟有這漱玉，不論何時，她的那娟美神態，總是緊緊地隨着我。——渾括的講，就是我對於漱玉，仍是愛着；尤其是在那月兒披着皎白的紗綃，輕快地穿過了琤琮歌着的溪流邊的柳絲而來到我的牀前時；或是雨點細細，在窗上慢敲重擊，風絲搖着纖弱的竹竿，沙沙作響時；我心中正在感到萬分的不安和煩悶，祇須她的幻影在我眼前朦朧地現着，我立刻會去咀嚼我倆相愛時的滋味而把我的心從

不安和煩悶中提出；我對於她遺留在我腦中的印象，十分的感謝，她能這樣地使我得到片面的一剎那間的安撫；因此我還是愛着她的。無論何人，在他的戀人熱烈地愛他的時候，他會尋我出一個空閒來，去想他戀愛破裂後，他所應有的苦痛嗎？我啊！我便是這樣，我在漱玉給這一類的信我的時候，真的，我何曾想到我會給一杯這樣難飲的苦酒我喝呢？——我愛她，我仍是愛她！我的所遇到的當作一個夢境，漱玉便是我在夢中所見的一個人，把我離棄我而去愛另一個人時，這便是我的夢醒時！

拋過了這一封信，覺得很惘然！因為雖說「當作一個夢」，其實那會真的一些都不感到悵愴呢？所以無心意照着預定的工作

去拜訪各個親友，祇能展開了一本書在面前，想在這裏面，消磨去這一個下午。

被小妹妹的呼聲，使我重復又高興起來；接過了她手中的書包；她呢，又不斷地告訴我她們校中的情形。

我依了她的要求，陪着她一同向外面去閒遊。

剛走出了家，想向北走的時候，那兩位小姑娘，也正在外面，我便立刻站住了不走，小妹妹呢，她看見了她倆她也站定不走了。

「孫姊和菴姊，你倆在看些什麼？」鶯友——這是小妹妹的名兒——這樣問她倆。

「喂！……爲弟你已經散學了；我們不看甚麼；今天怎樣說來得這樣早？」那個長些的梳着髮髻的說。

哦！她這聲音，我似乎很熟，好像在那裏聽見過的。……在仔細地一想後，我不禁要笑我自己是太愚蠢了！因爲現在所聽得的聲音也就是在早晨所給我聽得的聲音；它是在同一個人的口腔中佈散出的，我這樣決定了！

「你到那裏去玩？」仍是長的那個講。

「到那裏去玩呢？沒有什麼地才好玩呀！」爲友她這樣講。

「我們今天再同你到西街去好嗎？吃了晚飯去。」那個比較短些的已剪髮的姑娘，這時她纔使她的語音洩露出兩片紅嫩的唇

來。

「不，今天我不去了！」鶯友拒絕她們。

「……………」

「……………」

她們這樣不絕地講着，我雖是裝着把我的視線拋投在另一個方向，她們的話我是都一句句很清晰地聽得的。並且我的拋投在另一個方向的視線，還不時的在那兩位小姑娘的臉上，以及她們的服飾上，作一剎那間的警視；她們的一切，這就是說，她們的面貌和服飾，都在我屢次的，「一剎那的警視」中，給我知道了。——她們兩個，是一樣地美；但如果想仔細地判別，那或者可

以說，比較短矮的那個來得嫵媚些！這恐怕是因了剪髮的緣故吧？——雖然，在她們身上的，不過是粗簡的布服，她們的美，却並不因此而消滅。

哦！我的命運！我這樣地向她們瞥視，她們呢，哦！她們，她們也在把她們的眼光，向着一個鄰家的男性作斷續的注視啊！——這，哦！我的幸運！

使我更覺得她們可愛的，是在她們把視線偷偷地溜過來，而剛巧同我向她們窺視的眼光互吻，她們立刻把視線收斂，將頭部慌忙地轉過，同時在嬌嫩的面頰上輕佈着一層微微的紅意；並且更注意她的同伴，是否已發現了她的秘密。——因了這個，我



的理想，一定是要被證實了！我常以我所經過的一切作一個精詳的比較，我的意見，是「處女的羞」最富於詩意，比一切都美都神祕，也是比什麼都能使人沉醉！現在，愈使證實了。絕不須去懷疑考慮，我當然是被她倆的羞態和含有酒味的赧紅作絳緯來織成的網絡所圍圍了，使我不能，而也不忍，在她們未在我面前消失而先走去。哦！年輕的姑娘們的垂青已是很難獲得的，何況她們還在呈現出意味高過於各種的「處女的羞」來呢？

無論是什麼，祇要在仔細凝神地觀察後，那就會見到最初所沒有見到的，會有，別樣的意義，別樣的啓示；它的變化和複雜，是很不容易用嘴來代替了眼而把它逼出。自然囉！這也是我自

已經過了這樣的境地，纔能如此地講。這兩位姑娘的面貌，她們是一樣地妍美；但是現在，在我向她們不瞬地注視後，不同了，我先前的感覺錯說了！她們雖是同樣地美，可是不能讓絕對的沒有分別。留着髮髻的那個，她的娟麗是藏在略微的輕佻之中；已剪了髮的那個，她是妍美而常帶着「處女的尊嚴」。「輕佻」，這似乎是一個不很正當的名詞，可是，有了些這成份，在那嫣然巧笑的時候，纔能覺得更美；「尊嚴」，當然，如果能帶些「尊嚴」，那纔分外的可愛！

她們的談話突然停止了，依我的猜測，她倆一定是因為被我注視得太久了的緣故。——她倆不約而同的走進門去；在她們剛

回過身去，她們又向鶯友說：

「鶯弟，來玩嗎？……」

是的，她們是在同鶯友講話，可是她們在那話尾也在唇間流出後，她們很捷快而又很自然地向我一望，纔驚鴻似地使她們的輕盈的身影，在門外消失。

我呢，心中並不因不見了她倆而悵惘；我知道，應給我得到的，或者就祇是這些了！而且，我又不認識她們。但我的所以也即刻就拉着鶯友的手回到裏面去，那是的確的，實在的，因為在我的眼前已不見了兩位姑娘。

真的，事情都是如此難知！對於自己有時尙會不能明白自己

，所以想去對於人類，——更宏偉些的人生，那是更不必講。——  
澈底的知曉，那真像想把視線透過了濃霧要清楚地鑑賞香遠的  
林中的啼鶯一樣地不易！我呢，也是這樣，對於那兩位姑娘，絕  
不想把來放在我的繚亂的思絲中，但是，……但是，我不能說出  
什麼，祇能用這「但是」了。我回到了裏面後，又因了我的詢問  
，在鶯友的口中知道：蘭孫，是長的梳着髮髻的那位的名兒；矮  
的已剪髮的那位姑娘叫做綠菴；並且，奇怪的，這「綠菴」同「  
蘭孫」幾個字，在無意中竟深深地潛伏在我的記憶中了！……哦  
！綠菴，蘭孫……。

### 三

我們認識了！我的情感命令我，要我這樣地欣快，歡笑！我什麼都不想講，不能講，似乎我的口腔變化了，它祇有供給我講這一句「我們認識了」的能力，它祇是這樣地簡單。

事情是這樣的，不，不須要講得那樣地繁；其實，我也不能凝神地來講，我實在高興極了！——是的，祇講我們第一次的交談吧！我們的所以會認識，又何嘗不是因了這樣呢？

是一個夜晚，日子雖已是離中秋祇有一星期了，氣候却還是那樣的熱。一至晚上的五六點鐘，在吃過了晚飯，如果到街上去走，在兩旁能使你看到的，都是些人；因為是熱，所以納涼的人，並不比酷炎的夏季減少。我也是被同化了，天天到了那時候同

着小妹妹爲友坐在母親的身旁去受涼風所給予的賞賜。

那天，就是在三天前，我仍舊是照例的搬條凳子，在門外坐着。母親因爲有事所以走開去了，爲友她却在我的身旁低低地唱着歌曲。那兩位姑娘呢，剛巧，也是祇有她們兩個，坐在離我們大約三四尺遠的地方；牠們有時私語着，間或也同爲友交談。——她倆對於我，已並不像先前那般因生疏而怕羞了。

哦！這時的我啊！狂濤樣洶湧澎湃的思潮，不住的在腦中翻攪，我是在不能決定「究竟怎樣對付她倆呢？」這一個問題？她們已不在用「斷續的注視」望我了，十分自然地。這使我立刻就想到，以前，我在第一次同漱玉開始談話的印象：漱玉也是和現

在的綠苑蘭孫兩個一樣地很自然地向我瞻望；但那時的我的思想雖然是極放縱，而我的女性化的怕羞，正如我「思想的放誕」一般的給朋友們作了談笑的資料；所以，在那時，我幾次想躲避過漱玉的垂青，事實上終於還是偷偷地去看着她的鵝黃色的旗袍，黑色的馬來，肉色的絲襪，高後跟的光亮的黑漆革履，藍色的圍巾。今天，可不同了，我已不像那時的拘謹，「怕羞」也在我的軀體上逃逸去了。

不能解決的問題，經過了幾番的思維，歸納出兩個結論來，一個是不要使在我心靈中已枯萎了的情苗再萌動，一個是我要不顧一切地把我的全部的「愛」都去澆灌在她們的身上；不但是二

個，兩個都要。這兩個結論，雖已被我獲得，然而，我的思潮能平靜了嗎？不，不，絕對的不能！因為，當然的，我不能同時把這兩個結論都去實行，我一定還須要在兩個中揀選出一個來！

想到了被漱玉棄離的痛苦，和要防止這樣的痛苦再給我遭逢，那當然是採取第一個方法；可是，戀愛生活到底是美的，甜的，……被這個引誘着，使我又徬徨着想去再嚐一下「愛」的滋味；更且，這兩位姑娘是如此地美！……躊躇，還是躊躇！……好！我在最後決定了！我一定要實行後來一個！——失戀後的孤寂淒涼雖是難受的，但我却不信，這兩位姑娘難道也一定會同漱玉一樣的吗？也會同漱玉那樣的遺棄我嗎？——就是，這兩位姑娘



我愛了她們，最後的結果，我是被她們用深沉的悲痛的刀子再在我心靈上用力的割刺，這怎麼不好呢？因為到底我又多在年青的姑娘的細膩的髮貼和迎妙的情意裏陶醉，麻痺了一次；何況，她們終於會不會使我埋藏在失戀的傷感，灰慘，黝黯的深淵中去，還是正如在波動得非常猛烈的水浪中的月痕一樣地渺茫，虛幻得不能確定呢？

「決心！決心！」我這樣無聲的狂呼了！我祇要享受現在的快樂，有一剎那就去享一剎那的樂，有樂即享，能享就享！不必去想以後，去憂慮將來，萬一將來遇到不幸，那是命運的所賜；是命運所給予的，那是任憑怎樣都不能避免的；所以，我應當在

現在盡力地享樂，努力地去尋樂來享！現在不享樂，將來便不會遇到不幸嗎？這當然是件很可笑的事情！既然，將來的能否遇到不幸是不一定的，那末，如果現在不享樂而在將來遇到不幸，這豈不更不幸嗎？青春，哦，這是多麼美的，香的，驕貴的一個名字啊！乘着我的青春還存在時，我要去愛年輕的姑娘，使年輕的姑娘也來接受我的熱情！簡單地說，我要在我的青春尙未泯滅時，我要去享不溢出規外的我所應享的樂！因為青春是多麼可憐的那樣地有限啊！

——在那時，我是這樣地決定了，使我這樣決定的，除了我自己的思想外，實在更另有一個原因使我不能有別的一個比較消

沮，灰暗的思想來。這所謂另一個原因，那便是這個：一個雛形的團圓的月，輕輕地浮在翠碧的空中，雖並不在微笑，但她那慈和之顏，我覺得比微笑更可愛；並且在那慈和之中還微微的帶着些莊嚴之味，令在着她光下的人們，都惴惴的不敢作墮落之想；柔柔的白雲，也在長空中漫遊；這也足以使每一個人都感到神妙而生無限量的悠思；最美妙不過的，那要算是活潑的疏星了；藏在濃茂的黑黝黝的兩列冬青中的一個小學校裏的琴韻，一聲聲刺破了空氣因着輕風的飄緜而忽抑忽揚的在我們耳際徘徊；更有一縷縷不可名的自然所散佈的清香似有若無的送來；哦！那夜的月色真好，至今我仍是要時時去咀嚼她的滋味。總之，那種情

境，她們叫我再拾起以前消失了的雄心，令我萌發了以前萎頓了的血的活躍。我更想到了人不過如瞬息萬變的浮雲幻景，那末何所不可，所以我決定了，決定再受一次戀愛的細膩風光！

她們倆雖對我似乎少拘謹了些，她們的談話，却仍是對鶯友而發；所以，在我那樣的決定了後，我反又有些躊躇了，因為我如何纔能向她倆作那第一步的開始呢？——我等待着，留心着她們的談話，我靜靜的等待着那機會的到來。

「今天是初七了吧？——呀！華姊叫我初九去，那末我後天忘了那倒是不對的！」蘭孫她思索起了這樣緩緩說。

「不要忘了，日子也沒……」綠菴微帶着諷譏的神情；但話

也沒講完，鶯友却在搶着講了：

「蘭姊，你常是這樣不記得日子的，今天不是初七已是初八了啊！我不會不記得，再過了一個星期，就是中秋，我們校裏還要放假呢！那末，今天不是初八嗎？——不是初七！」鶯友，這孩子她總是這樣子，逢到人家稍微有了錯誤的時候，她要這樣一些都不肯退步的去辯。

「真的，這樣大的人，還沒鶯弟記得清楚！——你明天就要去了。」綠菴笑着說。

「呀！我真糊塗！幸而現在談起，要不然，明天不到華姊家去，可又要惹她的怨尤。——哦！鶯弟，你們校裏，中秋那天要

放假的是不是？」

「鶯弟，怎知要放假呢？」我委實不能再把我的話兒忍住在喉了。

「我怎麼會不知道，去年，不是也放假的嗎？並且，昨天山先生也對我們講過了的，所以我知道那天是一定要放假的。」鶯友她用她的小手，輕輕打着我的手掌，表示她心中的高興。

「那末，你到了那天預備到怎樣的玩呢？——月餅要不要吃？」我撫着她的下頰。

「月餅當然要吃的囉！要荳沙的；怎樣玩，這祇能到了那天再講，我現在一點也想不出。」

「到我家來玩好不好？」蘭孫問。

「你家自然不會不來的。」

「那天晚上，你來我家嗎？」這是綠菴的問話。

「要的要的，我一定也要來的。」

這時，我想是我的機會到了，因此，我便利用這機會，笑着向鶯友說：

「這就不對了啊！菴姊和蘭姊，這樣很慇懃地叫你去玩，你怎麼可以不也請她們到我家來玩呢？」

「噯！這的確是我錯了，菴姊和蘭姊你們不要生氣！到了那天，請你們一定要到我家來玩的；如果你們不來，那我想不到你

們家裏來玩了！」

「來的，我們也要來的，你放心好了！」

「不，如果鷓哥不這樣講，我的確也忘了；在鷓哥回來後，你們就一次也沒來玩過，所以我有些不相信你們的幾句話，你們是不肯來玩的。」

哦！聽到了鶯友的這幾句話後，無異在我的整個的身體的血液中，注入了以興奮溶和了歡樂而成的一種流質，我快活得幾乎狂躍，我立刻就開口了：

「真的蘭弟和菴弟，你們爲什不來玩呢？大家又不是不認識的，有什麼要緊呢！」



「這話對啊！我們鷓哥是不會吃人的，你們放心來玩好了！

「鷓哥，要的，我們要來的。」

呀！我先前所預定我要獲得的，沒有這般的巨大；現在，……鷓哥……哦！我沒意料到，我竟會得到這樣隆重的一個稱呼！我仔細地咀嚼，覺得從綠蔭和蘭孫口中所發出的這「鷓哥」兩字的稱呼，它的意味的濃厚美妙，把我的人生染刷得更光輝燦爛了！並且，她們第一次開始同我交談，便用這樣的一個稱呼，……不，這不必去誇，總之，我們交談了！

「那末，前幾天，你們爲什麼不來呢？大約是工作忙吧？」

我更進攻了。

「不，並沒有什麼忙，我們整天祇是玩着！……」蘭孫正講到這裏，突然綠菴微紅的臉上帶着笑阻止蘭孫說：

「不要講了！像我們這樣懶的人，怕會給鷓哥見笑的！」

「呀！菴弟太客氣了！除了吃過中飯和晚飯後，我總沒見你翻到外邊來玩過；像我這樣的人，纔會給兩位笑吧？」

「鷓哥也太客氣了！……」

她們兩個都默然了；這當然，少女在同一個男性談話時，都脫不了怕羞。

正在這四人不聲響的時候，母親來了，我們的談話，也就

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是，我和綠菴蘭孫是認錯了！

#### 四

是晚上了，中秋的晚上了！一講到中秋，無論誰的心中，即刻就會感到這樣的印象：如洗的深碧的長空中，在飄浮着的疏散的乳白色的雲中，現出一輪玉盤般皎潔淨耀的月兒，數點銀星，在雲外飄蕩。——可是，今天却並不這樣，濃霧樣灰白色的雲，不住地在空際縈綯，明月的寒波，不能透過雲層，祇在薄隙處，微露出幾絲無力的光來；月兒尚且會遭這樣的蹂躪，所以無怪乎人要常受挫折了！

我素來是喜歡月的，今天又一時的高興，所以在日間也預備

下了幾種果品想在晚上供月。這時雖月色曖曖，我却仍很歡快地焚香燃燭，把預備的果品等擺陳列在置放庭中的桌上，便滿懷悲憤的月，知道人間也有敬愛她的！

鶯友，今天要算她最高興，和小鳥一般的跳躍着走進走出，現在更不知向那裏去了！家裏祇有我同母親兩人，談着不重要的話。——街上雖是那樣的喧鬧的歡笑着，我却絕不被引動；因月色如此，當然不能暢快地玩月；那末，無謂的高興，有什麼意義呢？

去年今夜，正是我同漱玉在愛得狂熱的時候，月色也是那樣地皚潔，今日此時，我已不能再見我那漱玉，而月兒更是如此地

冥晦！這不知是月兒因我這樣不幸而不忍現在光明？還不知是她自己因遭這摧殘，所以妒嫉我，使我嚐這淒涼苦味！要不是我現在又得到了綠施和蘭孫兩人的話，我真要血淚縱橫了！月兒，想得到誰的同情，本來是不易的，還是努力去尋快樂的好！

「媽，菴姊和蘭姊都來了！」突然鶯友在外面這樣叫着，一面在進來。

這一句話，鶯友她是在告訴母親，但被這話刺激和興奮了的却是我。我連忙站了起來向外面望，果然，在鶯友身後跟着走進來的是——是什麼呢？說是人吧？那是對一般人而言，對於現在的我，——對於過去的和未來的我，當然是不能肯定的講。——

那兩個是神，全體放射着我的金黃的生命之光的神！使我的呼吸也有些短促了，我立刻就想，我可以向她們在今晚我要表示出我對於她們的希望了，但回頭望了望母親後，我又陷入在興奮而有些恐懼的情感中，祇低下頭獨自個暗中打主意；想預備幾句只有她倆能深深地了解而母親是不明白的話。

「你們兩個爲什麼好久不來？——請隨便坐罷，用不到客氣的！」她倆已走到了裏面，母親在這樣招呼了。

我呢，心跳得利害，不知道那一句話是應當我所講的，祇能附和着母親向她們說：

「施妹請坐！……蘭妹也不用客氣，坐好了！」其實，這幾

句話，實在是我不願講的；可是，怪討厭的，我又講不出比較這幾句不同而有趣味的話，至少在現在是這樣。

『不客氣的，真的。』

『伯母，勞神你了，樸子有在這兒，我們自己坐好了。』她倆這樣先後的講。雖然，似乎句調很流利，但在跼促中裝成的這種安嫻的態度，那是很容易看出的。

『呀！奇怪！你們又不是沒來過，今天爲什麼和以前不同了，這樣的客氣。』母親又說：『是不是爲了我們伴鷓回來了，所以你們這樣害羞了？』

現在，我不能不感謝母親，她把談話的境地擴大開來關及到

「我」了；當然，我時時在尋找這樣的機會，有這樣絕好的機會來給予我時，我如何能放棄呢？我望着她倆，我很知道我自己的目光是含着希望和要求的意味；而她倆也是見到的，但是否已明瞭我這內心的表示，那固然是說不定。

「大家既已認識了，便和自己人一般；鶯弟在三月前，不是也同你們不認識的嗎？現在大家也熟了！」我說。

她倆呢，都並沒回答，我也不爲了這個而感到不快；因爲在她倆的祇微笑上，已給了我一個很顯然的答覆：她們是已不願再同從前那樣做了！

鶯友在十分的忙碌着搬出許多瓜子等的食品來，大家隨便的



取食。

談話，儘是談話，差不多沒有一剎那停止過，自從綠菴同蘭孫來後。不過，我到此時，還未說過一句我所想要說的話；有幾次，那些話已在我的唇邊了，然而我還是沒有把它們依賴着我的勇氣而說出；我實在不知道，母親會有怎樣的批評；就是綠菴同蘭孫，對於我又會生如何的感想；萬一母親將我責罵，她倆對我拒絕，那我會怎樣的難受！所以我是因此而躊躇。

庭中桌上的爐內的幾縷輕煙，姿態婀娜地媚媚上升，幻成了種種的不同形狀，一陣風至，便把它吹得迷糊；一雙紅燭，四周淋漓着血淚，光也不定的搖曳戰抖；幸而是月光暗淡，纔能顯出

它的這光明，我不懂它爲何尙如此不歡？——我默呆望着它們，心中十分的慌亂。偶而在我的目光看見了綠菴和蘭孫，或者我被她們中的一個看了一下後，我的心更不知所措了，狂吹的寒風中的一片枯黃的落葉那樣的翻飛，正可以把來形容我的心的不定！

直至燭殘煙斂綠菴和蘭孫兩人回去時，我仍是沒對她們有所表示！祇眼望她兩人的後形在門外的黑暗中隱去，遺留給我的，是滿腔悲憤。

## 五

雖然時候是又過去了幾天了，但是，我的希望，還是保持着

它原有的狀態；不必講沒有達到目的，就是細微的進展，或者也不能以說有。所以從回來後到現在，差不多快一個月了，帶回的許多稿件，仍一部都沒有脫稿，今天N書局，又已有信來催促了。我自己又何嘗不明白爲我的生活的安舒計，我是不應當這樣的糊塗，這確實是我的不好，一天一千多字還不能作。我並不想隱瞞，我的所以如此，不是爲了任何一個別的緣由，我實在是給綠蕓同蘭孫的那樣動人的姿態，艷麗的面貌，嫵雅的風格，所發出的一種近於昏迷的強烈的幸福之感通過了全身，使我忘記了一切！雖然，有時我會感到自己的不該，但隨後也並不懊悔，因爲爲了年輕的小姑娘，兩個，你想爲了「兩」個小姑娘，什麼事不能

犧牲呢？

上午，又遇見了她倆；我們的談話，是在漸漸的加多了；她們的用神秘的色彩的目光向我一瞟，次數却沒加多，如果我不走近於幻想的話來講。

時機可說是成熟了！至少，我能講，她倆是不會拒絕我對她們所發出的愛的了！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既然知道了這樣，但爲何不勇敢地向她倆表示呢？儘是這般地徬徨。

午後的三時，我正在執筆凝思，想寫一點東西的時候，覺得在門外有一個人形閃過；這樣熟悉的身形，立即在我的意識裏，喚起了一個難忘的印象，馬上，就拋了筆，走向外面去；果然，

蘭孫她在門外，見我這樣匆忙的走着，便給了我一個諷譏或者是嘉獎的微笑，我的熱情也使我還給她一個同樣的表示。

「蘭妹，你一個人在這裏玩，菴妹呢？」在紊亂的情緒中，我勉強地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是的，菴妹她在裏邊；——你也一個人在外邊？」

多美妙的這句話啊！這分明是在對我說：

「祇有我們倆人，你如果有想說的話，祇管講就好了！」在她說完後臉的一紅上，我能證實我這揣測不會錯誤。

理智，我又須要咀咒理智了！依照我的奔騰的情感，我這時應當講：

「蘭妹，我愛你；——自從我見了你後，我的心，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可是能夠嗎？如果你見了一個女性後，實在是所謂「一見傾心」了，然而你若直接對她講「我愛你」這句話，那末人們便會說你是傻子，是蠢牛，是神經病患者，是色情狂，啊！這矛盾的虛僞的心理！我呢，就因為我也是「人」，所以也是不能脫掉這「人」所認為爲「人」之道的「虛僞」！這正如在狂呼着什麼建設廉潔政府，什麼打到貪官史的人，自己上了政治舞台後，也會做污濁政府中的人，也會作不清廉的官吏一樣！——總之，矛盾，我克止我所要講的「我愛你」的這句話而先說出了罩着虛僞的面具的話來：

「蘭妹，你知道我怎會出來的？」這句話，我還是在向四周一望見沒有旁人在纔放胆講出的。

「我想你是爲工作得辛苦了，所以出來閒散一會的。」我真沒想到，她竟會如此講得自然和親暱。恐怕這也是她也對我已起了年青的姑娘在這時所應有的心理。

「不，你猜錯了！我是爲了，……」下面的理由，我不直爽的說出，因爲我不知我會得到怎樣的反應。

「爲了什麼呢？……」她也吞吐地說着，似乎她已發現了我的秘密。然而她又笑了，這並不是惡意的笑，我知道；這使我得到了安慰，我的勇氣也加增了！

「我是知道你在外面，所以我纔到外面來的！」說是很勉強地我說出了，心却跳得利害，全身也在發燒，偷偷地望着她的臉；因我的遭遇的如何完全要由她的臉色來決定。——望着她，像一個犯罪的人在等待法官的宣判一樣，其實也正是這樣。我默默地呆着，心中充滿着無名的包含着一切的威觸；悲哀，喜悅，惶恐，未來的預測。但在那時一點什麼也不知，彷彿在我腦經裏的一切都無以名之。

她的臉一點都沒有表示，我更心紛意亂了！因為她能夠早一點表示出她的她對於我這話的批評，不論它是於我失望的或是喜悅的，我總是得到了一個解決；現在她這樣，反使我不知所措



了！

哦！上帝！幾乎我這樣大聲叫了！她的臉：漸漸地俯看着地上，同時也慢慢地泛出紅色來，神態最那樣的露着和婉，微妙，從容。在稍停了一會後她眼抬起來了，滿面光輝泛溢，突然眉毛很快活的一聳，唇皮也微微的張開，現出一道皓齒的閃光，先是清澄甜美的瞧着我，接着迅速地向我柔媚的一笑。啊！我的臉反緋紅了，心更跳得急促了，低上頭不敢向她看，……「她全都覺察出來了，她完全知道了！」我暗暗自想。「她怎麼會不能覺察，會不知道一切呢？這樣大的姑娘了！」

我像水中的魚一般快活，有一種說不出的甜美的熱烈的新意

味，潛伏在我的全體內。我呼吸在那裏面，它隨着我的一滴滴的血在我的血管內運行。我也十分的欣喜的向她睜睜的望了；同時我也覺得有些羞慚，因為，因為我又已引得一個年青的姑娘在愛我了！——我相信我這話是對的。——我歡樂得迷離倘恍幾乎要走過去虔誠地俯伏在她的足邊，去吻她的全體。……我又暗想：「她於我已是這樣接近了啊！……這是如何的幸福，我的上帝啊！」總之，我像得了精美的玩具和糖菓的小孩！

我在還想對她說更含有深意的話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種聲音，——叮叮噹噹的鉛水桶的聲音。

「蘭姑！」有人在叫她了。「你媽在家嗎？」

我順着這聲音的來的方向轉過頭去，祇見一個女人，在用了曠誕侮蔑的眼光向我看，這不禁使我覺得有一陣酸苦的冷悻透過了我的心骨。蘭孫這時恐怕也很踉蹌吧？她對那女人說：

「噯！元承嫂，大約她是在家，我去望？」說着，她連忙回身走了進去。這是很易明白的，她也在迴避那女人。這女人是一個已沒有丈夫了的，在鄰近，不論是老的幼的，都稱她叫元承嫂；我雖然回家尚沒多時，但是關於她，我却很知道；不論那一家有了不論什麼事，她都要去參與其間的；大約她的意思，是沒有她不能辦理的；其實，她對於一切的常識，並不比較別人知道得多些，或者竟是沒別人知道得多些，然而她却最歡喜把她的意見

去供給人家，無論誰的意見她都不以為然，似乎祇她的，纔是對的，正確的，值得採用的。如果有人談論一件新發生的事的時  
候，你如果也高興去聽的話，那一定會看見有一個兩眼外凸，嘴  
兒尖出，而在比較左眼小的右眼皮上有疤痕的元承嫂在其中；並  
且她那高峭不和的聲音，也一定比別人發得多；最合她意的，便  
是批評男女兩性間所發生的事。——其實，聽人家的傳說，她也  
並不是一個怎樣守節的人。——所以我同蘭孫——我可以代表着  
說。——兩人，見她來時，心中都感到有些恐慌，究竟在我們那  
樣小的市鎮上，舊禮教，還是不能消滅的，所以……喲！我的幸  
福又被衝散了！

一個，祇有一個關係，可是也還沒怎樣的接近，……綠菴，  
……：哦不幸！

「怎樣纔能我從心所欲的去愛她們呢？……我總要得到她們  
的愛，可是怎麼樣纔能夠，這實是一個問題。……」我這樣的想  
着而很沮喪的回到裏面去。

## 六

天天總會有幾次見到綠菴同關係，天天有同她倆談的可能；  
但爲了社會的無形中的監視，使我如此地不敢向她倆表示我實是  
愛着她倆了，我的心也被她倆在操縱了！我怒恨我自己，生成男  
子，却如此沒勇氣，如此地懼怯，不能不顧一切的惡勢力而照着

自己的熱情去愛她倆！生在這樣的時代，還不向年青的姑娘宣示愛，任憑如火一樣的心情，爲怕一般人的批評而讓它在心靈深處燃燒，這是多麼矛盾，多麼可恥的事啊！——我也曾想過，既然如此，那沒不再同她們見面，也可使我的心理上，靈魂上，平靜了顛倒和震盪。但是不見她倆，又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有一天不同她倆相會，我立刻便要發生種種懷疑和揣測！這痛苦比相見了時，不能使我向她們宣示出我心的最內的對於她倆的要求更要加倍啊！就爲這個，令我終日的徬徨煩悶，恨恨地咒咀環境，而仍爲環境所重壓。記得章莊有一闕「謁金門」的詞的上半說：

「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

「這可說是在這幾天中的心的寫實！」

——你一切都不必顧忌，你祇要自問你自己，如果對她倆的心是淨白的，純潔的，那末他人的評批和攻擊，儘可不聞。在今天的早晨，我向自己這樣的鼓勵，安慰。

蘭孫，在那天我們這樣談了幾句後，到現在，簡直好算沒交談過；但是她的微笑，我却時常獲到。——綠菴，可憐，她恐怕還沒知道一個青年男性，已在愛她了。

我同她倆相見的地方，很少是在我自己的家裏，——她們的家裏，我是沒有去過。——都是在各個自己的門口；雖然是一個小市鎮，街道上沒有人，這當然是不會的。所以，達到我們三人

在門口遇見了，我正想向她倆發洩我的熱情的時候，我一定又同時會發現還有旁的人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使我不得不改變我的計劃，祇對她們說幾句普通的，無關係的對話，或者是一個苦笑；雖已是「苦笑」，是最低的程度了，却還要在心猛烈的跳躍中纔能笑啊！因為一個青年男子向青年姑娘笑，在他們看來，還是不該的，還會被譏笑這是犯罪！在這樣的環境去，我是不能苛求，不能奢望！我祇希冀，她倆能夠明白我是在愛她們，這於我已很滿足了！不過，這是無可奈何的退步，實在，我怎願如此的被屈伏呢？

吃過了午飯，我照例是要一點鐘纔開始工作的，在未有一點



之前，完全是消磨在閒散之中。今天，非但並不破例，更且還有早晨的那決定，因此我立在門外，等待綠菴和蘭孫的來到了。她倆在午飯後，也定要外面來玩了一會纔去做她們的工作的。

不幸，不幸，一個惡兆，我知道我又會失敗了！我不由得佩服造物，他竟把我的命佈置得這樣周密，使無論何時何地，都會遇到不幸。我在一走到門外時，第一個我看到的，就是那個最愛批評人的元承嫂；她的兩眼光閃閃的向我看，使我更恨了；但我不將我的怒意表示給她；我不屑去望她，我仍保持着我鎮靜的自然態度，望着在她的反對方向的一面。

我這樣等待了約十分鐘之久，仍沒見綠菴同蘭孫出來；在我

的思想中不能算是一個短時間了。

一個清脆嫵雅的，同一個嬌媚醉人的兩個笑聲，混和着給我聽得了；這笑聲同時給我帶來了愉快和戰慄，我的心美妙的波動，憂慮也漸萌發。

在這笑聲的餘韻，還沒完全空氣中靜寂時，兩個美麗的姑娘的情形，又出現在我面前了！這還不消說得，她倆一個是綠蕪，蘭孫便是那另一個。

她倆雖然同樣有黛色的修眉，品亮的瞳子，蘋果色的雙頰，玫瑰般的富有曲線的嘴唇，列貝樣的牙齒，烏黑的柔髮。但各有各的別特的風韻，綠蕪是在清麗的風致中，還能使人發現一種高

不可攀的處女所固有的尊貴的純潔美；蘭孫的是媚艷，不過，相當的莊嚴，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所以我的愛綠菴的心，比較愛蘭孫的心要分外濃烈些。如果，祇有蘭孫在我面前而不見綠菴的時候，我的對於蘭孫，也很能引起熱情。她倆，就像現在同走一起的時候，我至少總有些覺得蘭孫的那個髮髻，實是她全部的美的破壞者，也就是我的對她的愛的障礙物。因為，處女的所以能使人比對於婦人更來得愛戀，就是她能有婦人所沒有的活潑，天真，嬌態；因此一個年青的姑娘，有了髮髻便在無形去多添了不多的婦人意味。

我呆向她倆凝看，我祇覺得在我面前的，已不是綠菴兩人了

，是一對天使，一對很美麗的天使，她倆是來賜福與我的；我一切的什麼都忘記了，連向她倆苦笑，我也都忘記了！我酣睡在綠蔭的清麗，蘭孫的媚艷中。

「儘對我們望什麼？瘋子般的！」

哦！幸而蘭孫的這一句話，我的意識纔覺醒；反之，一切的什麼，都將……不，早晨的那個決定，也將不能應用了。

在昏糊時，什麼都會不知；覺醒了，便什麼都清楚了！我想：——你怎麼這樣胆大？蘭孫！你雖是低聲着說，難道那可惡的元承嫂她便不會知道嗎？我因為記起了元承嫂也在外邊。我那樣的想，同時我的眼光也輕輕地向元承嫂在看的那裏溜過去；——

呀！元承嫂不在那裏了，她已走開去了！我還會不向她倆說話嗎？我當然要說了：

「吃過了飯了！——爲什麼在這時纔到外面來呢？」

「你怎樣講？我們到這時纔出來，同你是並沒關係的！」蘭孫這樣似乎含有怒意的說。她臉紅了，綠苑的臉也紅了。

我立刻就知道我的話是講錯了，我是太不謹慎了，失禮了！我的臉，也紅紅的。我明白，這樣是會造成不幸的，我連忙很乖巧的這樣補足：

「不，不是這樣，我是想你們平日總很早出來的，今天似乎沒有平日那般早！」話雖這麼說出了，我却即時又感到我不應該

這樣，這是我的罪；明明是自已講錯了，還說是人家不對，這是罪，這是不該的！尤其是對於年青的姑娘。

她們，她們聽了這話後，都溫柔的睥視了我一下，並不講什麼。

矛盾，我總是這樣的矛盾！我又後悔了，剛才我為何那樣的講呢？我如果質直的對她倆講，我是等得她倆很久了，那末，她倆所以明白我的意思了；至少蘭孫是一定可以明白了！現在，……現在又少去一個機會了！她倆這樣不聲響，我自然不能也不說話，我抱着早晨的決定的使命來的。然而，講什麼呢？我的思緒又繚亂了！

在如此的狀態中，我忽然想到還是利用故智吧！——一方面我覺得我是太可笑了，也太可憐了！

「本來，今天我想不到外面來的了，因，……」在這裏我實在有些不敢說出，我自己知道，我這樣，很有些像在引誘。我不安的望着她們。蘭孫瞟了我一下，並沒有講什麼話；或者她已預料到，我將接續着發出怎樣的話來，她是經驗過了！所以，祇有綠菴向我問話：

「那末，現在爲什麼又要出來了呢？——講下去好了呀！」  
「我，我是因爲……」我正講到這裏，忽然蘭孫又向我瞟了一眼，我立刻就被鎮攝了，我覺得我這行爲是太可恥了，不自然

地我的音調也顫動得也利害。——你不能這樣，你要有一些勇氣，不能太嬌怯了！你那裏知道蘭孫的矚視，便是她不滿意於你的表示呢？作算，她是怕社會的批評，怕社會的的非難；然而，唯有你是不應當這樣，一切的社會的惡評和裁制，你都不能去顧及！怎樣能夠到有意義，有人氣，甜蜜，使人沉醉的愛的境裏去？這纔是你所須要去思慮的；你抱定你「現在有樂，享了再說，將來是怎樣，不必去管」的這一個意志。更進一步講，如果你認為你是在給痛苦與綠苑和蘭孫，祇要同時能安慰她們也就好了；祇要能使她們沉醉，在這沉醉中享樂，那末，你給予她們的便不是痛苦！這有又不可以呢？什麼禮教，什麼社會的名譽道德，這都



不能作你的囹圄，都不能範圍你，你為甚尊重牠而不尊重你自己的要求，你覺得她倆所愛，就愛她倆！我這樣幻覺得似乎有人在如此的對我講，我的情緒馬上就濃烈的堅定了我的願望，我絕不猶豫，絕不思考，我講了，我向她倆講：

「我知道你們一定要到外面來的，所以我也出來了！」我仍是紅着臉講。

「你要為什麼……？」綠苑，她這句話出了口突的停住了，好像她覺得她是不該問我。

「難道你有什麼話要同我們講嗎？」

哦！蘭孫這句話，把我驚呆；因為我沒想到她會如此講的。

是的，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她既然問我，我也就可以直爽的說：『我是愛你們！』但是，呀！事實上呢，——總之我是懦怯者，我是無勇氣的！我沒有向她們明白地說，我祇講：

『我，我的確有話想對你們講，有很多的話。』我的心波動得利害。『但不知你們會不會發惱？恐怕激怒你們，我所以不講了！』

『唔，……』她倆都這樣的說了一聲，並不繼續下去講；她們紅着臉向我很快的一望，唇邊也泛出了一個好像隔了一層氤氳似的微笑。

哦！她們的眼睛，是充滿了那樣的親暱和溫柔的光輝，她們

的似有若無的微笑，是那樣的蘊着甜美同和藹的情緒！用了客觀的觀察，我知道她們並不會拒絕我向她們求愛，這使我多麼的可驕傲啊！

我正想向她倆毫不遲疑的說出我向心的要求時，不幸，不幸，不幸，我獲得了，我獲得了她倆使我失望的言語或其他的表示嗎？不，不是的，我獲得的雖然也是失望，但這失望的出發點並不是她倆，我在偶然之間，我看見元承嫂又到了外面來了！

——這都是你自己太懦弱所致，你能怨恨誰呢？你能詈罵誰呢。你自己使一個良好的機會逃去了！我祇有這樣譴責自己！我知道，我們的談話，絕對沒繼續的可能了，因為有元承嫂

在旁。我的心沉入了深的痛苦中，悲酸和忿恨刺傷了我，我是怎樣的帶一陣極不堪的淒涼之感，一翻身回到裏面。我簡直不能說出我這時的感觉，祇是茫茫然。茫茫然。

每天，祇要我是靜靜的坐着的時候，綠蔭同蘭孫的兩個面龐，便要在我的面前緩緩浮動，——浮動，但並不浮開去；她們的嘴唇，仍然帶了和藹的笑容，她們的眼睛，也依然是那樣溫柔的微微顧視着我，但還含着疑問，願望，訕笑的種種神情。有時，我雖然想竭力把她們的這種幻象推開去，可是，不行，她們的影像仍很占優勢的浮盪在我心靈上；這真可以說，我已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全體都顛倒於她倆了。我的被繫維在她倆，正如在一

個頑皮的小孩手中的軟糖一般；所以率直的講：我爲強烈的想思消磨了整整的幾個日子。一離開她們時，我就傷感，便什麼也不稱我的意，什麼也不順便；然而一見到她們時，我又不自主要發出喜悅的戰慄，這便是我所感得的痛苦的唯一根源了！

## 七

我雖然沒有一個時候不在苦思力索，籌劃種種的方法，怎樣去親近綠苑同蘭孫的方法，其實，我的命運早已給我佈置好了！這使我感得我的所有的一切都被美妙和喜悅在壓迫，使我感受到一種似乎以前所沒經驗過的興奮。

這事實是這樣的：——我好像高興得已沒閒暇來講，但不講

我又感到不舒服，所以我要講了。——我已記不清楚，離開我得到了綠菴同蘭孫兩人的不拒絕我向她們求愛的表示後多少時候，大約並沒多久。這時，父親已不在家了，爲生活的指揮，他已到S埠去擔任一家書店的編輯，所以家裏祇有母親，我，鶯友三人。並且我呢，又因爲一個朋友C君他發生了某種問題，他不能繼續再在F小學任課，要我去代替他的教務，實在是爲了不能却他的情，和免得使他爲難起見，我是答應了。日間我一早便要到校去上課，課本又是那樣的繁多，使我不能多有一些空閒，總須在校吃了晚飯的十點左右纔回家；有時或者竟要宿在校內；家內就祇有三個人了，現在我這樣在家中的時間少，母親同鶯友感到

寂寞，這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哦！我的幸運，就被這個造成了，我就被她們的寂寞引導入了樂園！

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我因為這一天課比較的少，很早就改完，在晚八點多的時候我就回家了！

在我走到距離家不遠的地方，從夜晚的靜密的空氣中，很清晰的把我家中的幾個各異的聲音的談話聲，惹起了我聽覺的注意；由我已往的經驗和觀念的辨別，我知道家裏除了母親同鶯友之外，還有別的人在。

——這會是綠菴同蘭孫嗎？我這樣的幻想；其實，我也不能說這一定是綠菴蘭孫兩人，然而我不能禁止不快着向家跑去。

走進了家，我不知我那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確，家裏有了兩個人了，她們每個都是沒有給我確定的料想到。綠蕪，蘭孫，我一見到了她們後，她們的身形還沒在我腦上浮出一定的輪廓時，立刻，一陣驚喜的氛霧，閃過我的意識，我的一切的什麼都變得遲鈍了，絕不有思想，也絕不感到什麼；但同時，也什麼都特異的靈敏，不論那一部分，都感覺得甜美，好似被榮繞在柔媚的音樂之中；不過，有細微的驚惶也在刺激着我，使我的血液沸騰！總之，我的全體，是給驚喜，這兩種東西統都佔據了！——然而，我所領受的這驚喜，却並不會露出痕跡，好似我的心神，仍是彷彿站立着沒動。



我對她倆，從我回來後到她倆去，這一個晚上，都是普通的談話；這當然是使我認為不滿意的！母親在旁，我還沒知道她對於我愛這兩位姑娘的意見究竟是怎樣，所以也無可奈何！

雖然，這一晚是如此的過去了，我也並非十二分的不自足！因為，在從前，我滿懷盡是希望與期待，我是常在翹望的境地，我祇有讓我的想像力不斷的活動，常時幻想；現在，也可以說有些進展，我是不能苛求，我應當有這相當的滿足和自慰！

因為，我還沒明白她們為什麼纔來的？所以在她們去後，我問母親了：

「她倆今天不是來玩的吧？為什麼帶了活計來呢？」

「是的，這是爲了家裏祇有我同鴛友兩人，晚上你想多寂寞，你又不是要很晚回來的，因此我叫她倆每天帶了活計來做，同我們作伴。」

「唔！……」我沒有接着講什麼，我在味嚼那「每天」兩字，哦！每天來！……

「並且，她倆的性情也都好，絕沒有那種不入格的樣子，真是兩個好孩子！」母親這樣的稱贊她倆。

我想，我如果再不聲響，母親或者會被引起疑慮的；於是我也取同樣態度的來讚美她倆：

「呀！真好！她倆常是那樣的嬉喜，從沒見她倆生過氣；」

面貌也是那樣的美得可愛！……」我隨意的說。

「什麼？美得可愛？是不是你在愛她倆？」母親她這樣問我，說完後又很和藹的笑了一笑。

先前我是隨口的說出，現在給母親這樣一問，我知道我失言了。但我一點都不恐懼，母親她那樣和婉的說着，又那樣微笑。從這樣的她的神情上推測，她對於我的愛綠施蘭孫兩人，雖然不能講她會得贊同，可是，至少她是不會反對的。——我表面，還不承認她的話是沒有錯，我說：

「你老人家又要這樣的打趣了，我不過隨口的講講罷了！」我給她發現了我的秘密，覺得很羞慚，又非常的喜悅。——我的

所以喜悅，是可以說我已得到了母親的允許，允許我愛綠菴同蘭孫。甚至，連整個的一夜的睡眠，也全消耗在難以名名的喜悅之中。

第二天，在學校一吃過了晚飯，我就回家了。

綠菴同蘭孫已先我在。我般出了原稿紙，筆，墨水，……等的東西，我便和她倆共一張桌子，同在一盞燈下做我的工作。這雖然是母親的意思，說是爲節省燈火，其實我也很願望這樣做。

我因爲還不知究竟在我對他倆的兩次有作用的談話中，她們是否已瞭解了我的意思，於是我重複向她倆試探。

「我有一句話很想對你倆講，——想對你倆講已很久了，但

不知……你倆怎樣？」我低聲地講。那聲音祇有她倆聽聞得的可能；所以母親是不會聽得的；並且，她的聽覺，因年老的緣故又不很靈敏了！

她倆遲疑了很短的一刹那，纔和着臉也低聲的向我說：

「鷓鴣哥，……我們也知道，……我們早已看出，……你……鷓鴣哥，你如果有甚麼話，……請講就好了！……」

哦！這是天使的……哦！這話，總之，這話使我見到了光明，找到了樂園。

「菴妹，蘭妹，我知道你倆聽得了我的話後，或者會怒我是無禮，輕視我的卑劣；但是，作算你倆怒我無禮也好，輕視我卑

劣也好，我不再想隱瞞了！在我心的深處潛伏着的熱情使不能更忍着不對你倆講了！——明白嗎？菴妹，蘭妹，我……我愛你們！我愛你倆，我的熱情要向你倆燃燒，我的全部的「愛」，要傾倒在你倆的身上！……菴妹，蘭妹，……？」

「鷗哥，你的美意，我們是十分感激的！……前幾天，我也已同菴講過，我們很早就已明白你的，……但是，鷗哥，菴同我兩人的意思，我們……我們，你是不值得愛的！……」

「是的，鷗哥，蘭的話都對，我們是不值得愛的；鷗哥，請你原諒！我們……唉！總之，你要原諒我們！」

「我知道我是應該被棄遺的；但是，菴妹，蘭妹，你們不能

允許我的要求，這，喲！我絕不會不滿意於你倆，這是命運，這  
是我的命運！我未嘗不知，樂園中的樂聲我是沒聽到的可能的；  
我却不信任這會是絕對的，所以我還想把我的熱情在你倆的面前  
爆發；你倆的不允，這也並非在我意料外的，這是我應受的報償  
，因為我是不該被人愛的了，然而我還這樣的奢望！……可是，  
……唉！施妹，蘭妹，你倆難道，……真的，都不能憐憫我嗎？  
誰都不能憐憫我？」哦！我本來是在如何的欣喜，我是在如何的  
高興！所以得了她們的話，不免有細微的恐怖和沮喪；不過，我  
總認爲這是年輕的姑娘在有人向她求愛的時候所常有的「羞」的  
心理；我把音調變得如此淒涼，想震擊她她們的心靈，使她也燃

燒起熱情。

「喲！鷓哥，你，你誤會了！」蘭孫用灰黯的眼光望着我說：「鷓哥，我們，你大約還沒知道，——你一定還沒知道，我們是別有苦衷啊！這是你要瞭解我們的！我們並不是有意使你失望啊！」

「唔！你們……？」蘭孫口中的別有苦衷，使我驚疑，我不明白這是何意思！

綠菴見我這樣的臉上的驚疑的表情，她自己的臉反漸漸現出蒼白來了，這更給了我的心一陣的痛楚。——她淒然的說：

「鷓哥，你在疑我們嗎？呀！我們並非這樣的推托而拒絕呢



？鷓哥，我知道你是沒有透澈我們的不能應允的意思，是嗎？……現在，現在，明白的對你講；雖然，對你講了後，你是會不快的，但是，我要求你，不要再有望於我們！鷓哥，我們是不能再接受你的愛，我們是不能接受甚何人的愛了！如果說籠中的烏雀是最不幸那東西，那末我同蘭，便是不幸的人，我們已被樊籠所囚困了！……唉！鷓哥，我們纔是不幸的人啊！我們實是不能再接受！」

我不能講了，我的喉嚨已被緊塞，我的狂熱的心，現在冷悻而無力，或者也是強烈的跳動；她的「不能接受」這句話，在一絲絲的震動我的耳膜；我的全體，也在給絕望的悲痛在割刺。她

們的話，是真實的了，她們的音調都是那麼的悲悽，在她們平日充佈清瑩的光輝的眼，現在也盈滿了酸淚。我知道了她們的不幸，同時更證實，宣告了我自己那不幸。——望見了她們那竭力免強的把淚珠忍住在眼內的那神情，使我益加酸辛悲痛！我的各感覺機關都朦朧地失去了它們的效用，當然我的知覺也錯亂，我並不安慰她們，也並未申述我的意見，祇看着她倆的淚眼，看着她倆的慘悽的面容；我自己的淌慣了的淚，也很自然的遮掩了我的眸子！——在大約五分鐘之後，我纔醒悟。喲！在朦朧中，我還不過是感得片面的痛苦，清醒了，已往的悲哀，又乘機襲入，舊恨新愁在我心頭縈繞，我祇有吁嘆我的生命的痛苦！抬頭又見了

她們，很想去安慰；可是，自己也在悲哀，失望，痛苦之中，要  
求人來憐憫，來安慰，自己還能去安慰人嗎？

三人都各自的思想着各自的苦悶，除微輕的哽咽和嘆息聲外，  
空氣中惟有悄寂！一陣寒意甚重的秋風，在門隙吹入，燈的火  
焰搖曳不定，砌下泣露的幽蛩的哀鳴，也飄來在室內，更增添了  
不少淒涼！

好久好久後，我纔竭力的制止了我心靈深處澎湃着的悲苦，  
去安慰她倆：

「菴妹，蘭妹，你倆不要這樣的哀傷！命運的支配，是誰都  
不能逃逸出的。——今天，的確是我的罪咎，我如果沒有這願望

，不希冀於你倆，你們還是那樣的快樂；都是給我，把你們引出了埋藏着的悲痛！不要哭吧！」——喲！我雖然算是在安慰她們，實則我自己很想狂哭一番。

「這是什麼話，鷓哥，不要這樣講！」蘭孫懇摯的說：「你看我們白天總是那樣的嬉戲，你不如我們暗地也常是流淚呢？今天又那裏是爲你而這樣！」

「總之，今天我是十二分的難過，我不該說使你們傷心的話

。」

「鷓哥，我們纔不該！」施說：「如果我們能夠接受……，喲！爲了我們的不幸，使你也傷心了！鷓哥——，你也快不要這

標，我看了也很難過；並且，給伯母見了，那是不便的！鷓哥，不要爲我們悲痛，是不值得給予我們以同情的憐憫的了！我們終於還是不幸的。」

給綠菴提及了母親，我便立刻回頭看母親，見她並不在留心我們，仍是注意着她手中的工作。

「那末，」我又說：「你倆也不要再流淚了！你們倘使再這樣我是不依的！」

我剛說完，她們都取出手帕，揩拭雙頰上的淚痕。……

「呀」的一聲，爲友從外面回來了。

「菴姊！蘭姊！你們來了多久了？我到你們家中沒見你倆，

你們來了多久了？」鶯友拉着她們很親暱的說。

她倆見鶯友回來，慌忙的擦着兩眼，一面回答她：

「呀，鶯弟你這時纔回來，我們快回去了，你那裏去的？」  
她們苦笑着。

鶯友一面告訴她倆，很快的又走到了母親的身旁。

往常，鶯友的那宛轉清脆同汨汨的流水般的聲音，我一聽見便會感到快意的，今天，今天不同了！就是綠施同蘭孫，在我觀察來，她倆雖在同鶯友談笑，她們的笑，哦！她們的笑中是含着多少的酸苦和悲痛啊！

時鐘很響亮的打了十下時，她們告辭了回去，我把燈拿着送

到門外。——蘭孫很快的便走進了自己的家，綠菴却慢慢的走着；直至她見蘭孫進了門後，又回頭低低的對我說：

「鷓鴣哥，不要悲哀，自己珍重，我……我是知道你的心的，我……知道你心的了！」她講到這裏便停止，但又紅着臉向我嫣然一笑；我點了一點頭，也向她一笑，還對她說：

「蘭妹，謝你！我……我是愛……你的！」

她聽完了我的話後，纔驚鴻似的走進自己的家去。我祇沉醉在她的一笑中，險些忘記了回到裏面。

八

夢中醒來，儘是悠思遐想；靜聽得時鐘還不過剛打過了五下

。如果沒有桌上的煤油燈的閃爍的微光，那是全屋都是昏黑；朦朧的晨曦，尙未來窗外窺視呢！然而我却不能再入睡了，雖然昨夜也是睡很晚。

我祇是吞嚥着昨晚我在門外所見的情摯的綠施那嬌羞的面容，味嚼着她那低聲的幾句話。

——她吞吐而重複的說：「我知道你的心的！」一句話，並且那一聲「自己珍重」又是那麼的含有濃情密意；由這兩點上，我很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她是愛我了！——就是，她真像她所說的「不能接受我的愛了，」而「我」，却已在她的心靈上深刻着不能泯滅的印象了。我絕不承認這概念是蓋然的判斷，以她的等



待蘭孫不在時纔對我講的現狀上推測，可證實這是正確的，必然的。——至少，她的心靈上已留着一個我的印象了。

「自己珍重！」「我知道你的心的！」這兩句話，不住的在我腦中追逐，徘徊，在那裏面是蘊有多少的柔情啊！一切的幸福甜美之感，浸透了我的全身。她雖不能接受我的愛，可是啊！她對我是那樣情深，已很足夠使我沉醉了！

更想到：——她的映在燈的微光之下的淺笑含羞的神情，就使我爲它而受一切的痛苦，這也不是件不值得的事；是齣，我更願意，在她那「淺笑含羞」之中築了我的墳墓。

——但是，她的所謂「不能再接受我的愛了！」她已是「已

被樊籠所囚困了！」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雖然我是不瞭解這意思，難道我真的能不再去愛她了嗎？如果要我不愛我自己，那是可能的事，不使我能愛她，那是，那是不可能的。

——哦！蘭孫，還有蘭孫呢？我也還要愛她嗎？我如何不愛她呢？……她也是一個可憐的不幸的姑娘啊！

在我的識野裏，祇有這樣的記憶是最明晰，其餘我什麼都不知道。……漸漸地，漸漸地，小雀的啾啾聲，漸增加了，朦朧的朝曙也逐漸地明亮；然而我的意識，却還是在回憶綠蔭昨晚回家時的一幕幻象。

微溫的日光，洒遍我以室的窗上了，遠遠的市聲，也在震動

我的耳膜了，兩點鐘前的積貯在空氣中的黑暗和悄寂都消遊了！祇有牆根苔叢中的蟋蟀，依然在以它最後的僅餘的力作斷續的鳴咽。——喲！已是秋天了！我這樣的突然想到了，又感到一陣極端的不快。青春的悲哀也蒙上我的心頭來。

現在，我反覺得十分的疲倦，綠蔭的影像也似乎靜寞了些。——正在恍惚欲睡的當兒，聽得隔室母親已在起身了，因此，我的睡慾又不能把我佔據了，立刻就就下牀來。

起身後，頭腦陣陣地脹痛，而且覺得十分疲乏，全身都不舒服，使我感到異常的窘苦，這到底因為失眠了的緣故。——一直至吃了午飯纔似乎恢復原狀。

在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同母親無目的地談着話，——這天是星期日，我所以沒到R校去。——後來，慢慢地談到婚嫁的事情上去，無意間母親說：

「宋家的綠菴同蘭孫，她們也都已有了夫家了！」

夠了，足夠了，就祇須這一句話，已很夠使我立刻就心裏酸痛，和顫抖。至此，我纔明白她們的所謂：「不能接受我的愛了！」她們是「被樊籠所困了！」想起了這些話時，更覺得一味慘傷的情懷，同冰水般的潑滿了我的全身，心裏好似受了千萬委屈。但我力作整靜，聽着母一句句的講下去：

「蘭孫，是還好！實在也不能算不好！——她夫家很富有，

在鄉村上面，那種人家是不能多得的了！所以蘭孫也的確可以算是幸福的了。綠菴這姑娘那纔苦呢！她夫家是遠不及蘭孫的了，差不多田沒一畝，屋沒一間；她的下半生，不知怎樣能過活呢！冠南，她這未婚的丈夫，並不多要比她大六七歲，並且是一個螟蛉子；人呢，却還忠厚，做事也勤懇。」

話在母親的唇間一句句發出，我的心好似在一針針地被刺。  
——我問了：

「那末，她們爲甚都要這樣很早就許配出去呢？」實則我所要問的，祇是綠菴，蘭孫的印象，比較得要淡薄一些。

「這也是沒法呀！」母親也喪氣地說：「蘭孫不必去講，綠

菴，唉！講也可憐！——她的父親同冠南的父親是知己，他是一個賭精，在綠菴七八歲時，向冠南的父親借了些錢，數目大約也不少；後來無力償還，便把綠菴許給了他家，那錢呢就作了聘金，你想，綠菴可憐不可憐！」

「唔，的確是可憐！」我這樣絕不關心似的輕淡的答着。我真的如此絕不關心嗎？喲！我說不確我的心是怎樣的一個現狀啊！是在起怎樣的悲痛的波動啊！我全身都冷而軟了！

晚上將來了時，我的心靈更被苦惱侵蝕，我差不多近乎瘋狂了！

蘭孫來說，因她姊夫到K城去了，姊姊一個人也覺得寂寞，

要她陪伴，所以在這幾天中不能到我家來了！——真的，不知爲什麼，蘭孫在我腦中的印象，沒綠菴的那麼深了，在我聽得母親的裏些話後。我嘆息綠菴的不幸，我同情綠菴的痛若，我憐憫綠菴的悲愁；因此，在無形中，更增加了固定了我對於綠菴的愛。今晚蘭孫不來，我想那也好，我可以同綠菴盡情地一談。

綠菴來了！我見她還是同平日那樣的神情，絕沒有絲毫悲苦的形色，佈露在她的面容，好像已忘記了昨天流淚的一幕；祇見了我，却便現出細微的慚惡的樣子。

我們仍在同一張桌子旁坐着，燈光之下，她還是作她的工作，我也依然是搬出了原稿紙，筆，墨水，……等東西來，想免讓

寫幾個字。實在，我很知道，這樣的紛繁的情緒中，任憑怎樣的壓榨，也是不能有幾個字寫出的。

我常偷眼去望她，她也不時用她那甜美光輝的眼光向我射一次。

鶯友在晚上，是到鄰家去玩的時候多，今天又是這樣；母親也儘注意着她自己的工作，這真是供給我們談話的絕好的機會。

我自從認識了綠蕪後，我的情懷，就無時無地不熱烈地燃燒着，我的這一片心也已默許給她了，我是愛她了！——昨晚，她雖已那麼說過，然而，我究竟還不能確實的知道她的意思。總之，她



受我的愛固然好，就是拒絕了也好；但要她真能瞭解我是在整個的純潔的並無別種用意的愛她的時候，我怎樣都肯願了！今晚，我認爲就是該問她這些意思的最適當的時期，我要得到她明白的答覆。——唉！論理，她已是屬於人的了，她已是有了夫家的了；並且，這些我也已知道，那末，我如果仍愛她，立足在社會的一般舊道德上說，我是在犯罪；真的，我是正如站在下臨深淵的危崖上了，我如果想要不受社會的惡評和非難，我應趕快地離開她！可是，不能，自私自利已些講，我在現在，在得到了昨晚她的那些話和母親口中的她的不幸的事情後的今天，我是不能離開她了，我不能不和她親近的了！——以前或者還可以。——我離開

了她，我的生活要不成爲生活了；作算是生活，也不過是痛苦的生活！照我的主觀的猜測，我的飄搖不定的精神，徬徨無依的心，太約除了她無人能替我收束，無人能替我安撫而使鎮靜。至少，卑劣一點講，在我未遇到另一個女性之前是這樣。——從她那方面講，她過去的生活，可算未嚐過幸福；將來呢，當然是痛苦；現在，哦！現在，她向那裏去尋找歡樂！所以我要給她以同情，憐憫，和安慰，使她在她滿佈荆棘的人命途上，見到一些娟妍絢爛的玫瑰和薔薇。這就是，我是愛她，也要得到她的愛，使她沉醉在戀愛中去圖享樂。愛情，因爲祇有愛情，纔能夠把污濁黑暗的洗滌得淨潔光明，把枯寂單調痛哀的改變成快樂幸福！

並且，我的愛她，毫不想要達到最後的儀式，祇要愛她就足夠了！

這時，淺黃的燈光，約束在淡綠色的紙罩裏，她的面部一半隱埋在紙罩外的暗影中，她的柔纖的手指正執着她的活計，明澈的圓眼，也凝神地隨着她的手指微移動。——這燈光中的一幅美麗的畫圖，是如何恬靜，如何無邪，令人感着悠然的情趣啊！

我沉醉在這美景中，我眈眈的緊視着她，緊視着她，我問她了：

「菴妹，你昨晚的話，你能明白地告訴我嗎？」

「什麼，什麼話？……」她好似絕不知道的樣子。

「就是，你昨晚在門外對我講的。」

「……」

她的目光對我一閃，接着又那樣嫵媚地向我燭然一笑，臉上也染上了鮮艷的桃紅色。哦！她這秀麗動人的一笑和一閃，我的心房又被搖撼了！

「菴妹，你對我講吧！你說，你是明白我的心的，菴妹，現在我要向你申述，同時也要你回答。菴妹，我的心，已在無形中許給你了，我愛你，任憑怎樣我要愛你；至於你能不能接受，肯不肯使我也接受你的愛，在我都不要緊，我祇要知道我是在整個的純潔的絕無他念愛你就好了！菴妹，你真的知道了嗎？你真

的瞭解我在愛你了嗎？請你答我！——你能接受也能施與嗎？」

「鷗哥！」她在凄愴中露出羞慚的叫我：「我也不想隱瞞了，我是知道的。——在我過去的全部的生命中，能夠真誠地愛我的，也唯有你一個。鷗哥，我恨，我愧對你，同時我也要請求你，請你原諒我！鷗哥，你太約總也能瞭解吧？並非我不願……」她頓着不講。

「是的，鷗哥，在過去的時中，我好似沒有遇見過一個人，直到這時，我纔遇見了你，我對你講吧！鷗哥，並非我不願接受，唉！實在，有另一種的權威不允我這樣做啊！……」

「菴妹，我知道，……是否爲了冠……南……？」

羞慚在她面容上消失了，她又含淚嗚咽了，兩眼乞憐似的看着我。

「是的，……唉！這是我的本意嗎？」

「不要悲傷罷菴妹，你的本意，……你是很想愛我的？哦！菴妹，你不要難過，我的心靈中發出的給與人的愛，我是不望它有收獲的！菴妹，你不能自由的接受我的同不能施發你的，我也並不會因此失望。……」停了很久，我方纔又講下去：「菴妹，我有一個要求：你能允許我做你的一個愛的範圍外的伴侶嗎？別的，我不希如願，這個，唯有這個要求，我是一定要你允許的，我要強迫着你允許的，不論你會當我這是殘酷！」

「鷗哥，這個我能允許，我很願允許。我不能接受，已使我的良心感到痛苦了，難道這個我也不允許嗎？」她說到這裏，好像下面還有話，又想講又想不講的樣子，最後她還是講出了：「我很須要這樣的一個伴侶啊！」

這是能多麼的使我感到快慰啊！我們不間斷地談着，談着我們各自蘊藏已久的要講的話，我們無邪地談着。在悵鬱之處，我們酸淚盈含在眼內互相安慰；在歡欣處，我們對視着微微一笑，這一晚就在這樣中過去。

## 九

幾月來的生活，是在至高的快慰中過去了，真的我是幸福了

！每和綠苑在一起的時候，我便會忘去一切的憂愁痛苦，甚至忘記了國家，社會，我，未來，現在，……雖說，她允許我的，是我作她個愛的範圍外的伴侶；然而，事實那能這般容易，她也早已陶醉在愛的浸潤中了！這就是說的確也已接受了我的愛而同時把她的愛給了我了！

我對她，絕沒有一些別的慾望。明白地說，我對她並未有過一些肉的觀念和要求。孤獨漂流着的我所感到最「苦悶」的，就是「蕩漾的愛找不到滿意的歸宿！」我現在已得了滿意的歸宿，我別無他求。並且她那溫柔細膩的熱情，純潔尊貴的處女心的表現，天真無邪的處女的態度，使我如何能不仰止野心，不節制着



在尊重她的範圍內愛她。這不是我故作偽善者，這我自己也不知什麼緣故，我對於真正愛慕的女性總是這般帶着神秘性的。她能調諧我生活的枯寂和單調，可以使我幸福而忘記煩惱。我怎能不願良心的斥責而生有卑劣的妄想呢；更且我是絕對不承認「戀愛須靈肉一致」的！在某一本論戀愛的書上大意這樣說：「……值得愛的女性有兩種：一種是可以崇拜的，是靈的對象，這種女性，大抵有聖潔的靈魂，沒失去可貴的處女的純潔；這是值得愛的，這種愛，是尊敬的，傾倒的，澈骨的，絕對的愛，是絕不望有回贈，佔有，所以絕不會生出肉的要求。……」至於還有一種：「……不過是用來狎玩了的，是肉的對象，雖也值得愛，但這是

一時的，佔有的；關係是商業性的……」更這樣說：「……若對於上一種女性生狎玩的心，那就是戀愛的盜賊，……」這些話，句句都深留在我心坎中。

在這樣長的時期中，我同綠苑是相互愛着；可是那蘭孫，她的舉動，態度，心情，無一不傾着全神投奔入我的懷內來。我呢，這片心雖不時的給她以相當的慰藉；然而，未嘗不可說這種慰藉，簡直就是拒絕。這是我的良心感得萬萬分的對不住她的。我時時懺悔我這罪咎，我不該把她的深埋着的情火煽鼓得這樣熾盛地燃燒；有時我很想去跪在她的足旁，向她哀求，請她恕宥我這罪惡！哦！我的確是不該！

其實我並非不愛蘭孫，我的確還是愛她的。不過，我的愛綠菴的愛，同愛她——蘭孫——的愛，嚴格地說起來有這樣的大不同：我對於蘭孫的愛，是相知相識，相親相愛，這是人情，這是哥哥對於同胞妹的愛；我的愛綠菴的愛，是疼，是惜，也是憐，同上說的愛的出發點不同，而同情的作用也各異，所以，後者是愛情。

我恨我的心的容量太狹，始終祇能放入綠菴的愛，再也沒有細微的寬餘能容納蘭孫的愛。就是這緣故，使我時刻的難受，痛苦！

我同綠菴，在這幾個月裏所經過的一幕幕，不時的潮上我的

心頭，我總忘不了我倆的相愛的情形。

——是十月的初旬，是一個晚上，——我同綠苑的暢談的時間，都是晚上。——寒風呼呼地吹着，高大的銀杏樹的黃葉，颯颯的很零亂的散落下來，靜寂的街道，兩旁的高矮不齊的房屋，悄悄地躺在淡淡的半灣新月之下，好是披上了一層輕紗，並且霧意也很濃，更把一切都含在模糊之中；偶而幾片厚黑的浮過，把月光遮攔，大地上又佈滿了陰影。時候並不很晚，但因為天冷，街上已沒人走過，什麼都寥寞；間或，一聲兩聲的街犬的吠聲，和遠遠的T寺的鐘聲，悠然傳來；除此外唯有寒風的呼呼，衰葉的颯颯了；幾絲微黃的燈光，從人家的門隙露出；在如此景象中

，我和綠苑，還站在門外，低低私語。有我們的熱情在體內燃燒，一些都不覺得寒冷。哦！這一個晚上，這一個夢境般的晚上啊！我第一次偎着她潔白而豐腴溫軟的臉，擁抱着她富有使人能醉迷的肉香的身體；並且我，我吻她滑潤柔膩的兩片嬌紅的唇皮。

——是比較後幾天的早晨，籠在曉霧中的枯黃的衰草上的稀薄的霜，經日光的溫融，閃閃的猶如明珠一般；暗藍的空中，凝着幾片凍雲；向東方的空中看時，紅霞滿佈，幾個小雀，藏在脫葉的樹枝上對着陽光啾啾細語，但西方的天上，還是滿染着灰紫色；不一會，在東方的那片紅雲中，泛出一輪旭日，慢慢的升了起來，全宇宙被那偉大光明的日光，吻了個遍，一切的東西，從

夢中驚醒，都含着清新興奮的意味。在這自然偉大的懷抱裏，我同綠菴站在她家後門外，她在流着淚怨怪我不該欺騙了她而又去愛蘭孫。哦！在這一個人早晨，在這一個人雄偉的早晨，我又第一次見到她那因妒而發的嬌嗔，同時便增了我們愛的熱度！

總之，我在遇到綠菴後我纔得到所謂幸福；綠菴愛了我後的這幾月中，纔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已不能更多想出我倆戀愛後的生活中的一幕幕甜美的情形，我快樂得什麼都迷醉了！我倆的熱情是始終這樣的燃燒着！向着無窮盡的未來燃燒着！我願我倆的愛是始終不冷化！直至宇宙黑暗毀滅了時！

## 十一

那天，日子是記不清楚了，但我能確定是在十一月的月半前後。寒風冷冽的狂吼，枯樹枝上已消失了烏鴉的噪聲，窗外黝黑沉沉，很有雪意。我正坐着在悠思，忽然綠菴同蘭孫兩人走了來；我的眼，祇在她們的臉上一瞥，我立刻看出她們不是平日的她們了！蘭孫是終日嬉笑的，然而今天也滿現着憂鬱之形；綠菴，是不用說，整個的軀體，全籠罩在死氣之中；她一見了我的面，淚珠再不能忍的流出了。

我知道，這大約又有一幕不幸的悲劇將開始了。我呆望着她們，強烈的悲痛和憂疑，在割割着我的心。

「鷓哥！」蘭孫首先打破了緊張的沉寂：「現在我們來告訴

你一個消息。可是我先同你講明，你在聽得了我的話後，不許悲傷的。」

哦！這還有什麼說呢？不論這消息的出發點是什麼，但它的結果，一定是於我不幸，是給予我傷感的；否則，蘭孫為何要那樣的同我約定呢？——我雖明知那消息在給我聽得了後，同時便要帶給了我一切的痛苦和憂愁；我却不願意我不聽到；因此我便假意答應了蘭孫的話。

「鷓哥，菴妹，她……她下月……的初三……要……出嫁了！」

這句話，便宣布了我的死刑，這霹靂一聲的消息，幾乎把我



嚇得暈去。噯！……什麼都完了。我心中開着的美麗的花朵，現在被折去，拋在我的旁邊，擲在地下，在腳底下踐着。噯！……，一切都被打斷了！我又要被囚入那以苦悶悲愁來築成和舊時一般的新途徑中去了！在我四圍的完全是失望和悲傷，呆呆的站着，週身的血液在奮勇地奔騰，我的肌膚却無一處不冰冷。在意料中的不可避免的災禍，我想僥倖能免去的；但是現在，這不可避免的災禍畢竟來到了！——這雖是意料中的必然的災禍，我透澈的想一下，或者會淡然處之；可是，想到我靈魂，是失去了寄托的所在，我的感情又如火一樣的爆發了，不使我有一刻的安靜，我恐怖，嫉妒，悲傷，憂愁，微弱的生命，全被這些在支配了！前途是

黑暗！……黑暗！……崎嶇！……嶇崎！……。

綠菴淚更狂流了，我多麼的不忍見我的愛我者，在如此的破殘酷所範圍，我要安慰她，可是我能怎樣的安慰呢？種種的言詞，是很多很多的藏滿在心中，不過，哦！我一句都講不出來，急急心痛，話也愈講不出來，祇能把我盈滿酸淚的眼望着她哀泣！

我真說不出的感激蘭孫！這是，祇有她惋惜我們的不幸，僅有她能安慰我們，她也陪着我們下淚！

室中始終是充滿了沉寂慘黯的死氣，蘭孫淒涼的安慰聲，也不過是加增着我同綠菴兩人的悲苦，並不有一些的功効。

最後她們去了，我勉強移動着冷而顫慄着的兩腿，送她們到門外，望着她倆向她們自己的家走去。

綠菴在將進門時，忽然又回頭來，提足了全身的力，纔勉強向我說：

「鷓鴣哥，不要悲傷，請自己珍重！」

哦！我突然又想到了幾月前的那一晚，她也對我說過幾句話，我，我更心痛了，也是很勉強向她說：

「菴妹！我也願你忘記了從前的一切，你把它當作一個夢，你不要悲哀，更不想起了我而悲哀，自己珍重！……」僅僅說了這幾句。我再也不能接續說下去了；我恨我的說話的能力不幫助

我。

突然，我又奔到她身旁去，我想起了這或者是我同綠菴的最後的一次談話，我更恐怖了！無力的對她說：

「菴妹，我雖將離開你了，但我的心是永遠伴着你的，我永遠地愛你！」

「鷗哥，我，我的身體，是在他家，我的心是給你的，我愛你，我愛你直至我的靈魂消失時，我不能呼吸時！」

這時，我們不能抑止我們的熱情的最後一次的表示了，我們不避蘭孫，我們吻了！作最後一次的狂吻！

## 十二

我天天希望那不幸的日子不要來臨，或者慢些來到！哦！殘酷的時間之神，他不肯憐惜我們，迅速的把日子一天天撥過去；哦！這天便是那不幸的日子！

自從，我同綠蓮作最後的一次狂吻後，我很少同她見面；就是相見時，大家也並不交談，祇把含有深重的憂慘的眼互相對視一下。

昨夜我整個一夜沒合眼，儘是想着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一切；望着窗外，一團團雪花向大地飄墜。

早晨一早就起身，望着陰晦的天空，淨潔的雪花繞着大團兒紛紛飛舞，貶骨的寒風，把空中的厚雲狂捲。我這樣的瘋癡般的

發怔着，呆想着，雖然痛苦一陣陣的蒙上心頭但我昏糊得已不很覺察，祇有綠蘆蒼白的滿佈淚痕的臉的幻象，在我意識裏沉浮。

隱約地聽聞得綠蘆的家裏歡笑聲漸漸的漸漸的高大，模糊的見盛服的賓朋和戚族，慢慢的在她家中加增，我却絕不移動我的身體，出去聽這殘殺我的熱鬧，這蹂躪我的熱鬧。

在如此的狀態中，一直到吃午飯還沒改變。——吃過了午飯，接續着又聽得非送我和我愛的綠蘆的幸福的花轎也來了。

這時，我反很想出去瞧一下，去看看這中斷我們的幸福生活東西，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樣子，它竟那般的兇暴和酷厲！然而我祇不過想，我並沒出去；因為我的全身，一些力都消失了。

又差不多過了一個多鐘頭，街上充滿了一片孩子們的嘈喧，大家在高興地呼喊着：「看新娘！」

「新娘！」這是多慘痛的一個名詞啊！今天的他們口中的新娘，在昨天不尙是我的愛人嗎？使我消失一切的痛苦的我的愛人嗎？今天她被人喚做新娘了！我咒詛他們，我怨恨他們，那些小孩子，爲甚稱她做新娘，不稱他伴鷗的愛人？愛我的人兒啊！  
！噯！新……娘？

我集中了我的力，遲慢的走到門外去，我要見一見我不能再有會見的時期的我的愛人；使她也在最後看見一次愛她的人。

人真多！每一家的門口至少總有兩三個人，圍繞在綠蘿家

的門口的是最多。母親也微笑地在外面，這我有些不滿了！母親爲甚見她兒子的愛人出嫁，反快樂呢？難道她不知綠菴是我的愛人嗎？哦！這也未可知！

花轎，什麼？那裏有什麼花轎，在我的視域並沒花轎，祇有一肩背布的小轎；他們，他們不尊重綠菴，他們侮辱了綠菴了！如果：他們當綠菴什麼呢？童養媳嗎？唉！可憐的不幸的綠菴，她在這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情，還不能坐花轎！

「來了，出來了！」大家這樣說着，我隨着這呼聲，移動我的目光向最熱鬧處望去，果然，綠菴在珊瑚地出來了。

她走到了門外，我看見她身上穿着一套顏色那樣鮮的衣服；



然而，並不因此而增了她的美，她的臉色是那的蒼白，她的形容是那樣的枯瘦！

我很想招呼她一下，使她知道人間唯一的愛她的人也在這裏，但是我沒有做！哦！我雖然沒有做，她却看見了我了；她望了一望後，眼光又立刻避去。

喜婆攙扶着，將走進轎去的時候，忽然，她抬望着我微微地一笑！

喲！我接受了她這一笑後，我眼前一陣烏黑，我昏暈了！幸而，我依在門上，沒倒下地去。耳內嚶嚶地作響。

突然我清醒了！我想起一件事，見綠菴所坐的那間轎子剛在

抬起；我自己也不知被什麼所刺激，被什麼所興奮，頓時有那樣的一股力，我提起兩足，在衆人忙亂之際，我狂奔着去。

滿天密佈着雲，這時，雪越發下得大了，大地全都素裝，四圍一些聲音都沒有，冷悄悄地，幾隻小雀，祇在雪中徬徨哀鳴，什麼都顯現出陰鬱；寒風嚴厲尖銳的夾着雪花吹到我的臉上手上，但我的血液並沒凍住，我仍冒着風雪奔走着。

最後我的目的地到了，是一個高大的墳墓，環繞有幾株大樹，脫葉的枯枝上，壓滿了雪；我努力的向那高大的墳墓上爬去，經過了屢次的顛簸跌仆，我纔僥倖的爬到頂上。

我的到這裏來的緣故，是我因爲要望我的愛人，望她坐着的

那肩轎。——我看見了，他們在我的所在地的左邊的大道上走着，漸漸遠，遠，我的心漸次的加增顫慄；遠，遠，他們儘是遠着去，最後，一轉灣在那一個小小的村落的屋叢中隱藏去；接着幾聲花爆的劈拍，震擊出了我的酸淚，我的哭聲，我踢到在堆滿了雪的墳墓上痛哭。

這樣的荒野，愈使我感到孤獨，空虛，渺茫的悲哀！

喜劇已經完畢了，永沒重現之期了！那可怕的悲劇現在正開始了！

一切的悲思都縈繞在我心頭。

——喲！不幸的綠蕪啊！她這生是沒有幸福的了！以前，她

沒幸福過，這是我知道的，以後也不會有幸福，我可斷定的；那末，她的一生中，能使他感到滿足的，祇有同我愛後的一個時期了；但是啊！她第一次嚐着愛的滋味，她第一次便感受到痛苦；她的愛我開始於那天，她的痛苦也開始於那天！

——我應當懺悔，我不該去愛她，使嚐遍了各種痛苦的她，更嚐一次在痛苦中最猛烈的戀愛的痛苦！我是已數次飄浮在痛苦中，再受一次的打擊，不過是在槍痕斑斕的心上，更加上一條槍痕，痛苦還是那般的痛苦！

——喲！我不該去愛她！如果沒有我愛她時，她現到了夫家，能模糊的度着她同以前一般的生活；現在，再要她這樣是不可

歸的了！除非深留在心靈上的我的印象泯滅了時！但是，我知道，她祇有每天想起這愛她的我，決不會把心靈上的我的印象每天洗滌！哦！這不是她的痛苦嗎？這不是我所給予她的痛苦嗎？該死的我，受現在的痛苦，有什麼不應當呢？唉，綠菴，菴妹，苦了你了！

——蘭孫，喇！蘭孫！我不能再去愛她了！她不是同綠菴處在同樣的情形中嗎？我是不能再愛她了！同時，我懇摯的希望她不要再向我的冰冷的懷中奔來，不要也溺入戀愛的苦海裏！

——菴妹，我的菴妹，你那最後的一笑啊！你把你的一切難言的，都已顯示給了我了，離別的哀傷，前途的恐怖，愛我的熱

忱，……在這最後的一笑中，你雖未言，我是都明白的。你的這一笑，是要求我安慰你嗎？是的，你會這樣講過：『鵬哥，祇要有你在安慰我時，我什麼痛苦都願受之不拒的！』菴妹，……呀！那時在你向我作最後的一笑的那時，我爲什不抱着你狂吻呢？爲什麼不照着你所要求的做呢？我使你失望了！使你最後的一次要求失望了！我慚愧，我要痛罵我自己！……但是，菴妹，親愛的，我永遠地愛你！

——我從前，雖也曾被漱玉愛過，但她終於把我推陷黷黑的深淵中，我哀求着她，她連頭也不回去了！幸運，菴妹，我又遇到了你，使我以前的悲痛都消失，使我心頭的槍痕完好！喲！現

在呢？菴妹，我又失去了你了，當然囉，我是又將向不幸，痛苦，黑暗中走去了！可是，菴妹，我以後流浪在那不幸的，痛苦的，黑暗的道途上，我永不會忘掉給予我莫大的恩惠的你，我的菴妹。喪失我的生命易，要我忘掉你，不愛你是難。

——菴妹，你好好的過着你的生活，雖說你是不幸，可是你前途的怎樣，是不能說定的；你將來是有幸福的可能的，因為冠南，我知道他是個有作爲的人。至於我呢？樂園的門，在我面前是永遠緊閉着的，這可以把我過去的一切來作證；所以我是無望了！如果我生存在人世間，徒然是使你痛苦，因為你會想到我！所以，……唉！菴妹，我的親愛的，我的天使，我的……你好

好的同冠南組織快樂的家庭吧！我的愛人，我的菴妹，別了，……別了，永別了，你請安心罷！我央求你，你安心罷！你不要因我永別你而悲哀，你要知道，我在着時，會把你們家庭擾亂，使你們夫婦不睦！我不再擾你們了！你們可以得享幸福了！……冠南，我雖未認識過你，我也要請求你，你要愛你的妻子，愛我的愛人，永久，永久，如果你虛我的愛人時，啣！……菴妹，忘掉我吧！你祇要能想到我是愛你的人而給我相當的嘆息就好了，不要流淚！或者不，那也並無不可！我祇要我能愛你就夠了！……永別了，菴妹，永別了！……我永遠愛你，在天國中我還是愛你！……菴妹，現在我這牙關未閉，唇皮未冷之時，你是不能再來吻



我的了，可憐，你是不能再來吻我的了！

——呀！不，不，我不能這樣就死，我不能這樣就死！死是懦怯的事，我自信我還有些勇氣，我要復仇！是冠南他們，是你的父母，却奪去了你的幸福，知道嗎？施妹，是他們這些人劫奪去了你的幸福，我要代你報仇，我不能死！施妹，我的血在沸騰了，我沒有手槍，我也要預備鋒利的刀子。殺！殺！我去殺了這些惡奴，厲鬼，我再抱着你吻，你再看我混身的血，那些惡魔的頸中噴出的酒在我身上的鮮血，是嗎？你要微笑了，你要抱得更緊，你的幸福是那些鮮血換來的。是的，殺！殺！替你去復仇！

——不能，不能殺去他們，不能！……冠南是你的丈夫，父母終於是你的父母，我殺了他們，你是會心痛的，我不能去殺他們。

——那末，我祇有離人世了嗎？不，這也不！我的菴妹，是可憐，是不幸，但世上被壓迫着的不幸的，還更有多少，我既然願意，既然能夠為綠菴復仇，我也應該為一切的人報仇！是的，我不能這樣自棄，我為一切的人復仇去！菴妹，我暫別你，等我替一切的人報了仇，再來擁抱着你，狂吻着你；被你抱，被你吻！我永遠，菴妹，我永遠愛你，你也要永遠愛我！我們以後再擁抱，再狂吻吧！我去了，我要暫別你了，我要去為一切的人復仇

去了！再見！我的親愛的菴妹！我去了！……

我這樣想完了，立刻就從雪地上跳起，緊握兩拳，我殘忍的笑着，我又如先前來時一般的飛奔着去！

（完）

一九三〇，四，二，上午二時，脫稿於上海。